

唐克威：没有留下照片的抗日英雄

□记者 乔小纳

“爸爸，您长什么模样呀？怎么连一张照片也不给女儿留下呀？要是您的照片，我一定把它贴在日记本的第一页，天天能看到您，天天陪您说话。亲爱的妈妈，您再回忆一下我的爸爸，我想知道他的模样……”

想知道父亲模样的女孩叫硝河，她的父亲就是著名抗日英雄唐克威。

唐克威，原名徐德乾，1913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罗岗乡徐桥村，曾任北平学联秘书长，率领学生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1938年12月，调任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。唐克威率领军民多次粉碎日寇的扫荡，巩固并发展根据地，被誉为“开荒干部”。1943年1月，唐克威带领100多名战士，越过100多公里的敌占区来到水东抗日根据地，就任中共水东地委书记兼水东独立团政委。

唐克威到水东工作的前一天，特意和妻子一起到寄养女儿的老乡家，与女儿一起玩游戏、唱儿歌，像个小孩子一样。临别时，唐克威告诉妻子，等麦子返青时就派人来接她们。谁知这一去，竟是诀别……

1943年2月1日凌晨，唐克威率部来到太康县龙曲镇郑寨村北部的杞县常营村。8时许，日寇的汽车队向常营村驶来，唐克威当即决定转移。10时许，日寇一辆武装侦察汽车首先抵达常营村西头，战斗很快打响。数百名日寇乘坐20多辆汽车，对唐克威率领的部队进行包围。当时，唐克威脚部旧伤未愈，行动不便，只得骑马指挥战斗。由于敌众我寡，唐克威部队难以组织有效抵抗，不久被打散。唐克威催马南撤，敌人尾追不舍。12时许，唐克威骑马撤至郑寨村南边的铁底河北岸。他本想骑马过河，摆脱日寇汽车队的追击，可过河时马突然滑倒，唐克威不幸坠入河中。“捉活的，捉活的！”面对凶残的敌人，唐克威一边还击，一边销毁文件。当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，他选择宁死不做俘虏，饮弹自尽！唐克威壮烈殉国，年仅30岁。而他唯一的女儿，当时刚刚2岁……

父亲牺牲后，母亲背着女儿硝河，不远千里，一步一步走到延安。硝河被送进了延安中央保育院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硝河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深。她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能得到一张父亲的照片。她打开母亲的柜子，终于找到一些发黄的照片。她一张张地辨认，希望能看到父亲的照片，可母亲的回答让她很失望：“战争年代条件艰苦、风险巨大，你爸爸一张照片也没留下。”

由于思念父亲，硝河经常躲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哭泣，大声诉说着自己的委屈：“爸爸、爸爸，您到底在哪里呀？您牺牲得那么早，女儿都不知道您的模样，到您的墓地看一眼也行呀……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为了收集党史资料，河南省杞县党史部门的同志几经辗转，终于找到了唐克威的爱人和女儿，同时还带来了“唐克威牺牲后安葬在太康县龙曲镇铁底河畔”的准确消息。

硝河多年的愿望实现了。1983年2月1日，大雪纷飞，恰逢唐克威牺牲40周年纪念日。硝河来到父亲的墓前，轻抚墓碑，长跪不起，埋藏在她心里几十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：“爸爸，40年了，我终于见到您了……”

在太康县龙曲镇郑寨村，硝河感受到了老区人民对父亲的怀念与尊崇之情——唐克威牺牲后，每年清明节，当地政府和群众都会去给他上坟、扫墓。每逢过年，乡亲们把他的英灵“请”回家过年，且代代相传。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：“谁英雄、谁好汉，与唐克威比比看，人家才是真英雄！”1987年，唐克威的遗骨从太康县龙曲镇铁底河畔迁至杞县水东烈士陵园。硝河与母亲来到迁葬现场，亲眼见证了老区人民以最隆重的礼节纪念心中的英雄。

1992年，曾与唐克威共同战斗过的杨得志将军专门撰文，怀念战友。他写道：“1943年1月，军区任命唐克威同志为水东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……谁知这一去，再也见不到这位坚定、无畏又乐观的好同志了。他牺牲那天，风雪交加，漫天飞雪像是把人们的心搅碎了似的。我一闭上眼睛，唐克威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面前……”

非常想知道父亲模样的硝河，让人比照自己的样子给父亲画了幅肖像。她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，可以天天看到父亲了。③2

大爱编织的革命摇篮

□记者 王吉城



冯光明与养母杨素民的合影。 资料图片

这是革命老区人民抚养两位革命后代的故事。共产党员冯登紫，河南省息县人，1947年任亳县县长，每天都要指挥战斗。他的妻子周荣涛，安徽省泗县人，时任小社区区长，每天都要与敌人作战。当时，他们的大儿子冯光2岁，二儿子冯光明刚出生不久。

带着两个孩子行军打仗，很是拖累部队。于是，他们作出痛苦的抉择——行军途中，把大儿子冯光放到路边，盼望有好心人抱走抚养。幸运的是，小队队员发现并认出了冯光，把他又抱了回来。后来，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，冯登紫和周荣涛商量后决定，把大儿子冯光交由小周庄（现属郸城县白马镇）贫农周德祥家抚养，把二儿子冯光明交由罗张庄（现属郸城县南丰镇）贫农张允增家抚养。

为共产党人抚养后代极其危险！而我们的群众与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生死情，不怕坐牢、不怕杀头。

周德祥明面上是乡村卖货郎，其实是党的地下交通员。大多数时候，周德祥为防意外，都是一头挑

着针头线脑，一头挑着冯光游走四方。周德祥的货郎挑子，一头挑的是生活和责任，一头挑的是革命和事业。一天，有人向地主联防队告密，说周德祥家窝藏“小八路”。得到风声后，周德祥带着冯光躲了出去。敌人抓住周德祥的大女儿周占勤，吊到树上毒打，问“小八路”藏哪儿去了？周占勤不说一句话，母亲却疼在心头。周德祥有三个儿子，只有一个宝贝女儿，周德祥妻子不忍女儿受苦，便把与冯光同岁的小儿子周占宾交了出来，说：“别打俺闺女了，这个‘小八路’给你们吧！”2岁多的周占宾哭得死去活来，联防队只好作罢。

和哥哥冯光一样，冯光明在被寄养期间，同样遇到了很多危险。为保护冯光明，养父张允增和养母杨素民都遭受过敌人的毒打。张允增的腿为此落下了残疾，走路都很艰难……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冯光、冯光明二人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并相继参军入伍，冯光还晋升为师级领导干部。他们复员后，都在省直机关工作，即便退休后，仍在发光发热。平时，冯登紫和周荣涛经常教育两个儿子：“永远不要忘记，你们的命都是郸城老百姓保出来的。”

1972年，冯光明回罗张村看望养母，全村人都来看他，并说：“光明长得像娘（养母杨素民）！”因为他是吃着养母的奶水长大的啊！1996年，养母去世，冯光明携全家老小，披麻戴孝为她送终。送葬路上，他痛哭流涕，几步一磕头，谢“爹”谢“娘”谢乡亲……

冯光是师级领导干部，在他的养母面前也是个孝子。他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小周庄，到周家祖坟祭拜，表达感恩之情。

冯光和冯光明这两位革命后代，在郸城人民用大爱编织的革命摇篮里长大，他们用一生感恩、报答郸城的父老乡亲！③2

姜鸿起：永远的新闻战士

□记者 何晴

故事要从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的一张合影留念说起……

1940年的一天，彭雪枫与《拂晓报》的编辑、记者合影，站在彭雪枫右边、双手插兜、略显腼腆的小伙子，就是本故事的主角姜鸿起。

姜鸿起1920年出生于扶沟县韭园镇太康营村，家境贫寒。七七事变后，他踊跃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在抗日宣传活动中的表现，引起了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的注意。1938年8月，姜鸿起怀揣彭雪枫将军的亲笔推荐信，一路辗转来到延安抗大学习。半年后毕业，他主动要求到彭雪枫领导的《拂晓报》工作。

《拂晓报》是彭雪枫的“三件宝”（拂晓剧团、《拂晓报》、骑兵团）之一，也是我党较早创办的战地报纸。在这里，姜鸿起一手握笔、一手拿枪，成为一名杰出的新闻战士。他常常白天随部队采访，在枪林弹雨中写稿、编稿，晚上回到营地，赶快趴在炕头、地上，刻写蜡字、校版。患有肺结核的他，往往是吐着血丝拼命干。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，姜鸿起在《拂晓报》从事了6年的编辑、记者工作。

在《拂晓报》老报人的记忆中，有一个关于姜鸿起“夜半要馍”的故事。一天深夜，鸡都叫了，还在挑灯刻版的姜鸿起突然站起来，轻轻晃醒同事说：“有馍没，叫我吃点吧！饿得实在撑不下去了。彭师长写的一篇重要社论明天一定要见报，现在还没刻完。”同事起身找来两个黑窝头，姜鸿起接过来就塞到了嘴里。同事急忙阻拦道：“都冻成冰蛋子了，烤烤再

吃吧。”他却脖子一伸，咽下了一大口黑窝头，并指指肚子，风趣地说：“来不及了，放在这里烤吧。”

在扶沟县姜鸿起烈士纪念馆，陈列着几份姜鸿起编辑刻印的《拂晓报》复印件。一张普通的报纸，背后却藏着一段新闻战士以笔为枪的荣光。1940年，《拂晓报》作为中国一份抗战报纸，在法国巴黎万国报刊博览会上展出，姜鸿起等人高超的钢板刻字技术引起轰动。姜鸿起以笔为枪，讲述的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故事，得到了国际友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。这一年，姜鸿起刚满20岁。

1944年，一代名将彭雪枫壮烈殉国。17岁起就追随彭雪枫的姜鸿起，决心“到一线去战斗，为彭司令报仇”。同事说：“记者也是战士，也在战斗。你不是非常喜爱当记者吗？”但姜鸿起执意要到一线去。他与同事约定：“等革命胜利了，再回来当记者。”

1945年，姜鸿起来到对敌斗争的最前线，从新闻战士转变为地方军政干部。次年，他回到家乡，担任中共豫皖苏扶太西县城关区区长，带领军民与国民党顽匪开展斗争。

1948年6月5日，姜鸿起得到秘报：有一股敌军要到扶沟县城南马村集一带村庄征粮要款。他立即带人前去清剿，凌晨时分，住宿到扶沟县城南的小何庄，不料被国民党的顽敌包围。“同志们快撤！”听到枪声的姜鸿起一边让战友撤退，一边紧握手枪向敌人射击。姜鸿起率人马安全突围后，又冒着枪林弹雨返回，接应受伤战士，不料被敌人包围。他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，被敌人乱枪射中，倒在血泊之中，年仅28岁。③2